



文人之厄

古来文人之厄,莫过于文字狱。大约文人所依仗着的,不过一枝秃笔,不弄点什么在纸上,甚至刻成书,就难受。当然,这一难受就容易出事。在皇帝的治下,政治上的忌讳是免不了的,白纸黑字的议论,如果政治上不正确,又恰好碰上这个过敏的主子,再加上若干条鼻子特好使的狗,那么就有可能倒霉。

有明一朝,在开始的时候,朱元璋识字不多,文字狱往往都是阿Q式的,自家秃头,忌讳人家说光,偏有那么些小文人对拍马屁特别有兴趣,自投罗网,结果一个接一个地莫名其妙就丢了性命。到后来,随着皇帝的文化水平的提高,文字狱的水准也水涨船高,稍微像点样了。比如李贽放言无忌,捧秦始皇,赞美私奔的卓文君,说伺候了四朝皇帝的冯道的好话,连对孔子都敢说三道四,宣称不一定以其是非为是非。但在李贽活着的时候,给他带来的却是灾祸——被捉进官里,断送了老头皮。

历朝历代,论起来,还是清朝文字狱最红火,康熙乾隆盛世百多年,就闹了百多年的文字狱。不仅传统

史海钩沉

从帝制崩溃到现代中国初立这一段,是中国历史上危机与生机并存的岁月。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和清理,是今日知识分子关注的课题之一。在书中,作者以其一贯的风趣,把晚清到民国有争议的人物和有趣的故事挨个儿道来:讲风流政客陈公博、警察头子赵秉钧,讲当年的有志青年在时局变幻中纷纷成了争权力抢地盘的军阀……

张鸣 著 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

的政治不正确的话题依然,而且又新添了许多敏感领域,不仅狄夷这种字眼犯忌讳,连明、清、宋、红都碰不得。如果你不小心说出了以前看起来是常见的词组:浊清,皇帝肯定会龙颜大怒,说你把“浊”字加于国号之上,是何心肠?甚至如果你在诗文中多用了几个日月,也可能被人告发,说是别有用心——念念不忘明朝。

不过,要我说,文人最倒霉的,还不是在文字上遭灾,如果真是在文字上触犯了忌讳,尽管断送了老头皮或者不老的头皮,在后,还多少能赢得几分赞誉,被夸成有勇气,甚至有见识。可是那些被以另外一种名义修理的文人,不仅当时很惨,过后也得不到后人的好评,在今天看来,属于晦气到家了。

清初的吴兆骞就是这样,一个倒霉蛋。吴兆骞是明末清初之季,江南有名的才子,这样的才子,在明社为屋之际,尽管没有顾炎武、傅山、张煌言、夏完淳那样的恢复之志,但多少不免有些家国之感。虽然很快就出来应试,做了顺民,但对于清朝皇帝来说,这种人还是有欠修理的地方,至少为了惩罚江南地区士大夫的不安分,也要弄点名堂杀一杀

这些人的傲气。于是,科场案出来了,凡是被举报的考官考生,统统丢了吃饭的家伙,而取中的举子,则被押到北京,俩兵丁拿着大刀看一个,让他们在皇帝面前当场考试。江南才子吴兆骞就是被押解到京,在杀气腾腾的考场上考试的一个倒霉鬼。

一种说法是,从来都娇生惯养的吴兆骞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,不免浑身颤抖,握不成笔,结果交了白卷。还有一种说法是,吴兆骞被押进考场之后,傲气陡起,说我吴兆骞考个举人还用受这种气,一字不写,交了白卷。不管哪种说法是对的,反正吴兆骞交了白卷,而且因此被流放到了极边之地,到宁古塔(今黑龙江宁安)给披甲人为奴了,再重一点,就是绞刑了。尽管吴的文名早已上达天听,皇帝应该知道,此人的白卷不代表他只能靠走后门才能考上,但处分依然是这么重。

吴兆骞在宁古塔的冰天雪地里,背着考试作弊的罪名,一待就是23年。最后还是班儿老朋友看不下去,托关系托到当时的权相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头上,纳兰惺惺惜惜,伸以援手,这才让吴兆骞在暮年回到了家乡。



阴暗的另一面

就在这期间,我渐渐注意到,住在这个长排房的人们尽管性格开朗,说话诙谐幽默,但它还掩盖着阴森可怕、极其黑暗的另一面。

这个阴暗的另一面,也许无处不在,也许它就是人们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的另一面。因为自己天真,看到了通常被人们遮掩起来的另一面,不能不引起我深深的思考。

在许多事例之中,有一个老人强奸了自己年幼的孙女;一个女人每天晚上疯疯癫癫地说要自杀,吵得大家不得安宁,一天晚上她在房檐上吊,被大家狠狠嘲笑和揶揄了一通,结果跳井而死;还有一件是继母虐待孩子,这和古老的故事一模一样,是个惨不忍闻的故事。我这里只把这个事例写出来,其余的就请原谅,略而不谈了。

后娘用艾苦我身,我为后娘买大艾,为讨她欢心。

这是古典川柳日本俳句的一种形式,从江户中期(18世纪后半叶)开始盛行。用于讽喻人情、风俗、人的弱点和世态凉凉,它的用字用词口语化,简洁、滑稽、机智、奇特。古老的故事中常有描写后娘虐

人物传记

本书为黑泽明晚年回忆自己跌宕起伏一生的记述,从孩提时代一个孱弱的“夜哭郎”,到如何痴迷于绘画和电影,如何幸得启蒙而踏入电影界,最后如何执导《罗生门》等影片而成为世界级的导演……在征服一座座高山的生命征程中,大师将坎坷的足迹与不断进取、奋斗的伟大灵魂,娓娓道来。

[日]黑泽明 著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

待前房子女的。继母对于毫无过错的孩子横加摧残,把点着的艾绒绑在孩子身上烤他。但是孩子为了讨后娘的欢心,还得以后娘去买折磨自己的艾绒,而且还要大的,可以想象出那孩子是多么凄惨。这首俳句深深地揭露了后娘虐待前房孩子的罪孽。

继母为什么虐待前房孩子?如果说出于憎恨丈夫的前妻而虐待其子,这是没有道理的。我认为这完全出于愚昧。愚昧是人的疯狂病症之一,以虐待没有反抗能力的孩子或小动物为乐的人,纯粹是疯子。然而这类疯子并不认为这是犯罪,却认为是理所当然,所以难以对付。

有一天,我在哥哥家等待着,住在同一排房的一位主妇哭着跑进来,她两手紧紧捂着前胸,双肩一耸一耸地哭得十分伤心。

我一问,原来是她隔壁那家主妇又在折磨前房的孩子了。因为她哭得很厉害,我就从旁边的厨房小窗望去。只见那家后娘把孩子绑在柱子上,孩子肚子上拴着一个点燃的很大的艾绒卷正烤着呢。跑来的主妇正想跟我说什么,可望了望门口又突然噤口不语了。此时,一位略施粉黛的女人正经过我门口,

她颇有礼貌地向门里打了个招呼就朝大街走去。邻居目送那后娘的背影骂了一句畜生,狠狠地说,刚才还像个女鬼般的面孔,可立刻又成了这副模样。原来,方才从门前走过的,就是虐待前房孩子的那个后娘。这实在是个令人捉摸不透的人。邻居跟我说:明先生,趁她不在,把那孩子救下来吧。经她劝说,又兼哥哥上班不在家,我就迷迷糊糊地跟她去了。朝那家的窗房一望,只见一个女孩子被带子绑在柱子上。我从开着的窗房跳了进去,像个小偷似的溜进了那家人家,然后给那女孩解开了带子。

但那女孩却翻着白眼瞪着我,恶言叫道:“你干什么!简直是多管闲事!”

我吃了一惊,目不转睛地瞧着她。她说:“我挨绑倒好,不然更受折磨。”我仿佛挨了个嘴巴。

我能解开绑她的带子,然而无法从捆绑她的境遇中把她救出。

对这个孩子来说,人们的同情是毫无意义的。那种温情反倒给她招来更多麻烦。

“你快把我绑上!”她恶狠狠地对我说。我只好把她重新捆绑起来。这简直狼狈透了。



一个女人的去信

尽管还没有考察,但大家都已经知道了,不时有人过来祝贺,林小麦把笑容调整到脸上,迎上去。她觉得有些不高兴,毕竟还没有真正结果,舆论却沸沸扬扬,让自己很被动。但是,她必须两条腿走路。毕竟,邢文通是不是真能把她调走,她一点把握都没有。即使真能走,自己有这一步也很好,带着副处级待遇到B市,以后发展的起点就高了许多。等人们都走了,她给蒋昆打了一个电话,说:“蒋局长,这事八字还没有一撇呢,怎么都知道了?这要万一成不了多不好啊。”

蒋昆说:“不可能。有我盯着呢,不会有问题。放心吧。哦,对了,你就要担任领导职务了,着装打扮要注意一些。我前几天出门给你带了两套衣服,刚才给你放政府门卫室了,走的时候别忘了带着。”说完就把电话挂了。林小麦一时有些愣怔。那市长您好:

长久以来,您是良师,更为兄长,给了我很多关心和支持;点滴回忆,刻骨铭心,感激之情,难以言表。但我深知自己禀赋愚稚,深望得到您更多的指教,但您工作繁忙,一直不忍过多打扰。

近日惊闻您工作的变

都市小说

政府办的林小麦一直执着于自己对邢文通市长的爱。邢文通调走他城,林小麦甚至想追随而去。蒋昆一直喜欢着林小麦,他给林小麦疏通关系,提拔她接近她。林小麦的爱情游离在理想和现实之间,到底何去何从呢。

王秀云 著 小说选刊杂志友情推荐

化,心情格外复杂。别离在即,咫尺天涯,既为A市错过一位磊落英才而惋惜,更为自己可能失去您的指点而深深遗憾。

宦海沉浮,英雄扼腕。不管世事沧桑,您在A市人心目中风采永驻。我参加工作十六年,在政府办也已近六年之久。您这样的领导是我平生仅见。能成为您的部下是我平生幸事,能继续得到您的照耀和指教更是余生所望。

于公于私,我都希望能继续追随在您的麾下,跟您到B市工作,在您的指教和帮助下,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,如能如愿,万分感激,平生无憾。当然,在新的岗位,我不会因为您的荫庇而放松努力,我会积极发挥自己的热爱文字工作的特点,多写文章多看书,静心修学,勤奋工作,自强不息。秋去冬来,唯祝福山高水长!

政府办林小麦 珍妮看完信有些心酸……林小麦的一片苦心会得到什么,珍妮没有多大把握。但是她理解林小麦,她还想追求一份真情和美好。珍妮能做的就是让她尽量别受到伤害,让她自己逐渐清醒,自己去放弃。珍妮对林小麦说:“你把信寄走吧。我下周去B市进行市场考察,顺便去看看邢文通,给你打个前站,探

探口风。”林小麦的心有些苍凉,她对珍妮说:“如果没有简晴,没有蒋昆,我和邢文通不是今天这个样子。”珍妮知道,林小麦不止一次说过。蒋昆约林小麦和简晴一起陪邢文通吃饭,那是林小麦第一次认识简晴。吃完后简晴把林小麦留下了,和林小麦说起自己的经历,说她因为生了个女孩遭到丈夫全家的歧视,实在受不了就离婚了,至今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,还流了眼泪。林小麦本来就心软,又觉得人家挺真诚的,和简晴的距离就拉近了。简晴很诚恳地让她分析包括邢文通、蒋昆和其他几个男人的性情,她把自己的观点和盘托出,最推崇的自然是邢文通。不久,林小麦就从蒋昆嘴里得知邢文通和简晴好在了一起。林小麦知道自己上了简晴的当,大病一场。好了之后,蒋昆又让大家一起吃饭,林小麦借酒浇愁,酒后失态,号啕大哭,从此邢文通对林小麦避之唯恐不及。

林小麦一直想挽回,但是,总是越抹越黑。珍妮对林小麦说:“你千万记住,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就像战争,谁先动了真情谁就注定输了招数。”然后珍妮站起来说:“走吧,咱们去寄信。”

我摇了摇头:“他说的是老鹰。我们启动后门的程序,之前已经传给张总指挥这里试验过了,只要有密码,这段程序就能接通那艘探测舱。那多,告诉我们密码吧。”

“还记得我对你说,杨宏民在临死之前,对我说了什么吗?”我问郭栋。

“他告诉你维布里和这件事有关啊,不然我们也没办法查到这一步。”

我摇了摇头:“他说的是老鹰。我们启动后门的程序,之前已经传给张总指挥这里试验过了,只要有密码,这段程序就能接通那艘探测舱。那多,告诉我们密码吧。”



启动后门

酒泉。“我们的调查员从维布里的手提电脑里找到了他用启动后门的程序,之前已经传给张总指挥这里试验过了,只要有密码,这段程序就能接通那艘探测舱。那多,告诉我们密码吧。”

“还记得我对你说,杨宏民在临死之前,对我说了什么吗?”我问郭栋。

“他告诉你维布里和这件事有关啊,不然我们也没办法查到这一步。”

我摇了摇头:“他说的是老鹰。我们启动后门的程序,之前已经传给张总指挥这里试验过了,只要有密码,这段程序就能接通那艘探测舱。那多,告诉我们密码吧。”

“这么说,密码就是老鹰?”郭栋有些不可置信地反问我。我摇了摇头:“和老鹰有关,但不是老鹰。维布里不是密码专家,他所设置的密码,应该是对他来说有一定意义,并且简单易记,而杨宏民临死前对我说的,其实并

悬疑小说

一艘航行在太平洋上的邮轮发生了诡秘的凶杀案,一名中国记者突然成为杀人嫌犯。为了洗脱罪名,他从看守所中逃出,在一宗又一宗神秘事件里,慢慢接近真相。在错综复杂的线索背后,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……

那多 著 新星出版社友情推荐

不仅仅是老鹰这两个字。”

“你怎么不早说!”郭栋皱眉,看着我的目光中有一丝不悦。“你先别忙生气,其实我也一直以为他那时对我说的就是老鹰。他是这样说的,老鹰,鹰,老。说到这里他就断气了,所以我很自然地认为,他说的是老鹰,鹰,老鹰。是在反复强调老鹰。”

“老鹰鹰老……”郭栋反复念了几遍,不断地点着头:“嗯,的确很有可能,这就是密码。”

“老鹰在英语中是EAGLE,鹰老就是ELGAE,我想连起来就是密码了。”

“好,我们来试一试。”张鸿渐总指挥打开了身边的一个麦克风,用手敲了几下,然后弯下腰说:“程度对接准备,打开大屏幕,密码EA-GLEELGAE。三次尝试。进程通过四号频道报告。”

大屏幕亮了起来,满屏的雪花。张鸿渐坐了下来,戴上耳机。他面前的两个屏幕上不断地跳出各种讯息。大厅里的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。

焦急等待中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慢,我们只能干着急地盯着大屏幕,帮不上什么忙。可是屏幕上的雪花却迟迟不见消失。

看来密码不对。老鹰,鹰老,EAGLE……我在心里默念了几遍。“去掉一个E。

EAGLELGAE。用这个试试,这更符合美感。”

“新的密码,EAGLELGAE。尝试三次。”张鸿渐没有废话,直接下达了新的命令。

“密码通过!”这次不用张鸿渐转达,我直接听见一个声音大声报告。

屏幕上的雪花一阵抖动,然后出现一幅模糊的画面,又过了几秒钟,画面稳定下来,三十八万公里之外的月球景象,慢慢变得清晰。

第二次来到指挥中心,打过招呼,张鸿渐很快进入正题。“根据昨天的图像传输,我们又根据月球的自然条件推测,一种是铁,另一种是钛。月球上这两种金属的含量极高。”

“铁……和钛?”我有些失望地问。听起来这是两种没什么搞头的金属,还期望能听到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宝藏,这样才能稍稍解释一下黑旗集团干吗要派辆月球车盯着嘛。

“氮-3,听说过吗?钛和铁,都能吸收大量的氮-3,所以那块矿石,不管里面蕴含的是钛还是铁,它的正确称呼,应该是氮-3矿。这样一大块矿石,如果进行提炼的话,很可能会提炼出几十克甚至更多的氮-3。”

我和郭栋对视了一眼,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到了一丝惊骇。